詩經偶箋

詩經偶箋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陳風

陳舜之後武王以元女大姬妻陳胡公大姬無子好巫覡鬼神歌舞之樂國人化之五世至幽公大夫荒淫國人刺之變風始作

蘇子由曰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于惡不善者日益以甚故晉以唐之遺風爲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

俗為游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宛丘

小序云刺幽公也今以為汎刺之詩

時講一章無儀二三章無節然首譏其蕩下面鼓缶而舞彌冬歷夏正其蕩之實耳

樂有聲必有容舞必應鼓舞之久則鼓亦久矣文舞以翟鷺羽鷺翿素而無文非正樂也

東門之枌

咏不績其麻一語當是刺淫之詩若作淫者自道不

大殺風景乎東門相聚復在南方市即南方之原之市行樂非一地也婆娑猶所謂蹁躚遊冶非舞之謂也穀旦無妬雨盲風猶蘭亭天朗氣清惠風和暢非擇吉之謂也視如荍男悅女也貽握椒女贈男也子仲大夫氏也大夫之女招搖如此委巷小姬田間匹婦又不知何如矣

衡門

人情畔援歆羨原無二種饑思飯牛渴思飲海牧人之夢或為王侯卿相之憂或在孫子即秦王漢武海

上求仙只是人心無極身爲帝王便于帝王中尋出。欠缺事件如此人踈踈淡淡安安穩穩眞有無入不自得光景衡門泌水兩可以字君子之素位而行也四豈其字連四必字君子之不願乎外也于自境中無不足想便于境外無他有餘想此不唯終南寄徑者不能即伐壇志士尚覺帶一分矜激意在飯蔬飲水富貴浮雲此或庶幾乎何意靡靡之陳尚復有此

東門之池

晤歌晤語晤言相晤而歌而語而言也紛紛何謂

東門之楊

語不相應義不相因特因所見以起興明星煌煌曰時也

墓門

墓門凶僻之地也棘蕪蔓之材也鴞惡聲之鳥也物之不材斧所必除夫之不善人所必知不祥之地時有怪聲不令之人宜聞過端此興意也

夫也猶云夫夫也之謂上以人知惕之意巳悚動下至以顛倒懼之則恐其及今不啚噬臍無及益切而

厲矣誰昔然矣追其始也誰者無所歸咎之詞注云

疇昔未妥

鵲巢

以物之有所止興巳之無所定侜猶譸也書譸張爲

幻　鷊本鳥名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名爲綬鳥

草似之故曰旨鷊

月出

此詩徒作急調自喜寔無意味僚美好瀏青亮燎開

明窈糾幽遠而愁結也懮受煩擾而生受也夭紹糾

槩而意促也悄悄然心之愁悶也慅慅然心之騷動也慘慘然心之悲愴也

佼人潦正當月出時想見之予友徐巨源有詩云佳人與明月萬古長相憐余極賞此語

株林

首話其何故往株林却逗出夏南既逗出夏南下便只點綴其來往株林更不說夏南矣似羞似隱欲言不言此等詩立言之妙非慧心人千年故紙未易机鋒相對不言從夏南之母而言從夏南隱詞也說于

株野朝食于株巳有數往來意在

澤陂

月出男思女也澤陂女思男也觀碩大且鬈碩大且儼居然男子相耳

檜風

羔裘

檜小國也處弱小之勢者思深慮遠含蓼茹荼須有禹惡衣文卑服衛文大帛布衣之意服朝服以逍遥服朝天子之服以視朝不過怡堂之燕偷安歲月而

副讀如
一二詩
副義

已故詩人憂傷而悼之切切思之也憂傷悲之也悼則知其不可救矣　檜君所以可憂處到底不曾說出

素冠

時皆短喪素冠素衣素韠皆既祥之服也欒欒想見其枕塊寢苫哀毀憔悴光景慱慱傷悲蘊結望之切也同歸如一猶云行同歸志同方之意愛慕之至也

庶字與見而不可得見之詞

金谷詩白首同所歸河梁詩與子同一身

萇楚

國小政煩閭閻愁歎通詩皆深痛極悲之詞不堪入耳漢文帝詔云方春時和萬物皆有以樂生而吾民獨阽于危亡此語出于上所以為治勸萇楚之詩作于下所以為亂世南史某公主云願生生世世莫作有情之物同此意　只羨萇楚便有無限哀怨不得以已十分與萇楚較量共樂

匪風

此詩傷周之意與他不同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

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果使朝聘會同六服無携而大國見陵之禍免矣想詩人處孱弱之勢偪介强大故感慨周道而得此詩東遷之後檜遂滅于鄭岌岌可知也

風發車偈皆出于陡然不測者故中心怛然匪風發匪車偈杪寫憂境周道西周朝聘之路也想此幽厲之時王室日卑故望之而感慨生焉誰者未定之意將者且然之詞北方魚少烹魚西歸皆極可喜之事故欲有以致其無已之思耳檜都周之東故曰西歸

非周之旣東也　好音動之以名也淸議存而主權亡矣

曹

蜉蝣

此人玩細娛忘遠慮蜉蝣朝生夕死故以爲比蜉蝣二語說得極險可謂寒心不言其死而言其生是比意妙處看他楚楚衣裳自覺目動心危故便以心憂接之鍾伯敬云歸處者猶云這裡說不得到家裡與你說歸息歸說者猶云急忙不得坐一會與你說皆

寔話所謂一片老婆心也

衣裳猶赤壁之孤鶴言玄衣縞裳也掘閱向解未暢

管子云掘閱得玉當是閱與穴通麻衣蜉蝣甲下有

小羽如雪

候人

詩中遠君子近小人不平小人得志是以君子失位

也

候人掌其方之道路與其禁令以迎侯賓客有士有

史有徒何戈與祋者其徒也彼其之子賤之也三百

赤芾小人之黨連累而進國家名[illegible]澄及于匪人矣
曹小國止應大夫九人不當有三伯人鵜俗名淘河
小澤有魚衆遂抒水令竭而取之今在梁而不濡其
翼與味亦有不事其事意故用以興不稱服之不衷
也媾寵也遂字亦字法薈蔚草木蒙蘢之狀看二字
巳覺遮人目際礙人行步極似小人盤結之象南山
象崇高也朝隮象君復假之氣勢也婉孌象美也季
女象貞也斯饑象君之復擯落之也

鳲鳩

全詩總是狀君子用心。故首章揭一心字。而后只以儀言不說到心不說處更深。詩中或言儀而不言心。儀之一處。即心之一處也。或先言儀而后言心。心不可見而儀可見也。故首章言君子之儀一。君子之心如結。次章帶弁之伊絲伊騏則儀一中之一端。君然可見者。儀一則不忒矣。不忒則可以正四國。正國人矣。胡不萬年只願其久正國人。壽意較輕。

鳲鳩之子。雖非一。而飼之之心則一。其子之飛不常而鳲鳩居以待之者則有常。蘇東坡曰從其在梅。則

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及者矣

儀一只是燕居有燕居之儀朝廟有朝廟之儀守其常度便是亦非終始一節之謂結者凝聚不放逸如物結作一塊然不能分而爲二也儀一心結唐荆川云君子之用心指心之見于儀者說薛方山云儀之一者由于心之如結也特說紛紛大于此費辨徐玄扈折衷之曰但用外占知內之說則反重在儀上二公之說總是一意元不相妨此甚有理大都唐說君

子之儀一處正是其心如結處也薛說君子之儀一

惟其心如結也外占知内之說則云君之儀一可知

其心之如結也三說亳釐荆川更最

帶弁二句只說伊緜便見帶有常度只說伊騏便見

弁有常度而時說必以帶弁合之相稱乃見有常度

只因中一語重複朱傳遂云爾然詩中如此者甚多

何必拘拘只如人涉卬否當作何解在我室兮美無

度等又作何解

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

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下大帶用素絲也
騏作綦注結也皮弁之縫中結五采玉以為飾謂之
綦侯伯綦飾七子男三玉用采

下泉

二章傷今末思古正以傷今也
寒泉則不能潤物下流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此
哀周之比也愾憤悶之意寤歎人之憂者夜甚于晝
夜而寤則百感生矣
前三章哀微相似而語又相呼末與盛相似而語又

相呼。故為比而興。然說者多于首二句纔入正意。又作興語以起下意。旣非詩體。或先說正意而以比意貼明。因咏嘆其詞以興下意。則先正後比。尤非託物之旨。要知首二句中即具比興二意。只順文說去。而比興之意自在。不必畫蛇添足。亦不必頭上安頭也。

豳

周公之詩。不入于雅。風雅不同體也。不入于魯。周公未嘗治魯也。不自爲國。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也。

公之詩無所可係。特以七月之故而爲豳。破斧以下

又以公之故而爲邠公所食邑在邠岐之間邠者公
采邑也邠與二南相終始則尊公與文王等矣
七月公劉皆詠先公之跡以諷王而一入風一入雅
何與公劉言政事七月言風俗風雅之體固殊而周
公又自托于邠民之詠則邠非風而何

七月

周之興也十六王而武始居之考其積基樹本非有
殊尤絕跡震炫來世者也七月一詩想見其先公所
以爲教不過一世間勤儉忠厚之家而已然一宗如

此其家必與一國如此此其國必是讀此詩要理會全篇一箇規模體段蓋一室之中無一人戰一年之中無一日暇春而蠶秋而績冬而狩者而畊秋而獲仰觀天時俯察時物日星霜露草木昆虫一一皆勤苦感動因由而又忠愛孝敬憂勞儉樸無所不有太和在成周宇宙間此其爲王業根本也

外人之業不過衣食衣食之事不過勤儉勤儉處一言以蔽之不過曰豫而已首章總一篇之義如衣有領如網有綱二三章蠶績衣之事也四章狩獵禍之

事也五章卯地苦寒朔易之後厥民惟隩又當入室深避故述衣裳既備之後又因而并及之以終禦寒之事六章嘉蔬旨酒以奉老壽常食以食農夫食之事也七章禾稼尤食中緊要第一件故詳述其終歲汲汲光景至末章鑿冰獻壽奉上之事然亦從食中帶出大都全章以衣食作骨而慈幼敬老奉上等意俱于各章點綴一一自見

詩首以七月及三之日為言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于是預為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于此

積為治田之備火心星也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南方大寒退季夏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故七月西流授衣家長授之羣少也于耜者舉趾者饁者內外交作長少畢集有閨室爭時之意 說文云觱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栗故名觱栗冬風之聲似之

二章三章總為衣之事再與九月授衣者見凡月如流欲授衣于九月不可不桑麻于及時耳析分之女桑以上屬蠶鳴鵙二句屬績載玄三句合蠶績所織

染之以獻舊說同歸以至今歲蠶事萑葦令秋預備來歲蠶事蠶月以下來歲蠶事傳注如此相沿已久亦無大舛然余意不必如此割裂上之采桑桑采繁始生蠶時也下之取條桑女桑蠶已盛長時也中萑葦一句如云萑葦則備之入月亦見其預備云耳春日數語情景工妙至今如置人于桑陰遲日之中此與葛覃黃鳥俱千古詩家絕調懿筐亦是詩人點綴妙語說深筐便呆玩執懿筐遵微行便可想其旁求博采之勤玩祁祁句即可想其貴家大族里婦村姑

無不畢行之景蠶未齊故用柔桑或因縈以沃蠶令易出非注中蠶之小者蘩以啖之之謂也女心二句邠女閑情詩人妙詣章法神品條桑重畢取意不重愛養上獻公子固非布縷之征亦無感恩圖報之念邠人老定忠厚自然一事不忘君上說圖報便覺淺矣

四章詳爲裼褐之事邠地苦寒故事詳裘褐邠國近戎故俗嚴武備狩于冬而言之自四月始者四月純陽一陰將生秀葽鳴蜩其穫隕蘀皆物成將寒之氣此

不止履霜而識堅冰之至矣狩獵不專爲君然于勤生中見先公之義貉賤狐貴故獻其貴者豵小豜大故獻其大者武功亦只卽邠俗狐貉之事言之非講武蒐苗之典載纘者繼前日于貉之役亦非必謂歲歲相續也

五章斯螽蝗屬莎雞令促織也蟋蟀今蛩也本自三種朱子以爲一物而异其名殊不可曉然莎雞並無由宇而户之事當管下蟋蟀爲是古人多用倒揷爲章法類此宇四垂曰宇半門曰户窒熏寒不得自內

出塞墐寒不得自外入

六章介眉壽食農夫逑老壯之養有厚薄也菓酒嘉蔬非不可及少而供老爲多瓜壺苴荼老者未必不食而肥甘醲醴老者所獨故舉所重言之介眉壽古人舉酒爲壽稱觴則稱壽此是常禮非必謂飲此酒遂得眉壽也

七章重農事上不重治室上稼方同也即念邑居之當脩屋方乘也而復念農工之當始此意如轉環不得暫歇年復一年終而復始稼旣同而始乘屋爲農

也。稼既同而亟乘屋亦為農也要形容他一段汲汲皇皇之意。禾非徒黍稷重穋而已餘秫稻之屬尚多故中用一禾字以總括之麥妝于四月而亦貫於納稼之中謂十月而萬寶告成所謂我稼既同非謂必以十月登場也。茅以葢屋綯以縛屋其始播百穀可想此時憂勤之意。亦可想他時力穡之風。

八章及藏氷獻壽者。祭祀燕饗亦食之餘且二之日九月十月俱農隙時脩事上之節亦以足上意冲冲有速趨意。孔疏非貌非聲故云鑿氷之意。獻羔祭韭

皆爲啟冰而祭司寒之神。薦廟非祭也。特獻之廟而頒之耳。朋酒羔羊二句對說、有謂朋酒爲民間蜡祭自飲者、可不從。自請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雖在立國之初、草草堂階間、已宛然雍熙氣色。

詩中全以月令紀事、有倒有複有錯、未可端倪。文人妙手。獨夏正周正說者紛紛、然公劉正當夏時、篇中皆夏正耳。維篇首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似屬周曆、然以卒歲屬之十二月、則夏正矣。至十月曰改歲、不過謂至今而歲將改、猶堯典稱冬爲朔易之

義

徐玄扈曰。女心傷悲。不過因治蠶摸擬一時情事。如此後人于体物叙事題。往往題外生意。以為警策。蓋祖述于此。即此二語。非遠非近。欲離欲合。如鶴唳高堂。遺音不絕。如舅聲長歌。餘弄未盡。讀者于此領略。便想見古人風韻。飄飄有凌雲之氣。若公子聚乎國中貴姬。力于蠶事。此言外之意。了與詩旨無干。若用此意入講。粘皮帶骨。便將古人深情遠調。埋沒湮沈。殊可嘆也。

鴟鴞

據朱傳詩作于東征以後然有謂流言既起公辟位居東作鴟鴞以明志已王感風雷事迎公以歸始命之東征者則此詩猶未滅時也

看來此詩之意不在憂武庚之亂而在釋盈庭之疑篇中鴟鴞喻武庚子喻管蔡室喻王室風雨何所喻精神全在此一句露出正指朝中之疑謗者言如云鴟鴞鴟鴞爾取我子無更毀我室然我向爲此室非不預也既綢繆之矣非不勤也既拮据之矣今日毛羽

俱敝本爲此室鴟鴞未去風雨又生其間然則毀子之成者不在鴟鴞又在風雨維音嘵嘵安能自已大都人臣而用天子之事人主之所忌也當時流言一起成王必不能什然周公攝位朝諸侯于明堂召公猶不悅其他可知周公誠不爲一身起念然王室安危利害着寔一身担却安得不哀鳴如此篇中宛轉沈痛只爲此室情音可哀偶味詩欲作此解向來風雨入鴟鴞混講風雨于鴟鴞必竟兩境相與正之通詩作鳥言不必更補正意旣取我子無毀我室有

乞怜鴟鴞之意恩斯勤斯說得取子之苦恁地淒切然意原在室而不在子如云取子已如此可怜室便可稍相寬假耳

綢繆牖户既成之後又復纏綿補治以啚萬全下將荼蓄租則創造時事至下民或敢侮余只輕輕帶說以明已預防之密耳非斷無人侮也

拮据手口並作觀將荼蓄租則其所作之事先言手之拮据後言口之卒瘏省文之法也

各章疊用予字見匪躬之義亦見体國之忠

世變人心愈變愈下伊尹放君民尚大悅周公攝政

二叔流言

東山

此等詩字字生情境境生韻文章之妙直是形容一

語不得千古才情第一只說他悅以使人了不得一

二章將歸未歸時事三章方歸時事四章已歸後事

各章首熖熖四句慆慆有流而不止之意零雨有歸

路蕭條之苦俱是公体恤征人處東歸極快活事悲

却在此時可思可思纔說起便悲曰字更有味少陵

詩喜心翻倒極鳴咽泱沾巾後山詩住遠猶相忘歸近不可忍人情類然蜀有獨義又以絲自畏善自完者也蜎蜎者蠋烝在桑野中如士卒獨處亦在車下亦字喜幸之詞

二章室廬將近家中委𢖍一一上心無端忽生此一段情極眞文極幻果蠃等語要得想像光景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意與懷分兩個念頭不得畏處寔說可畏固情趣索然若懷處說父母妻子聚于此而不得不懷愈是呆語

三章鸛鳴四句述室家之望征夫適至光景有數四句述方歸之時征夫感動光景軍士自感鸛鳴諒婦此時必嘆于室鸛鳴婦嘆有何干涉正在不干涉中干涉妙瓜苦栗薪離人乍返顧盼庭除不覺無物生嘆夫妻相見不說相見之樂却從瓜苦栗薪寫出忻幸寄諷深遠無限可想樂天詩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着遠行人婦嘆之旨也唐詩始怜幽竹山窓下不改清陰待我歸瓜苦之旨也

末章極述到家之樂以慰悅之以鳥之飛其羽鮮與

女之歸其儀盛九十者猶云十分好也如之何無可形容之詞詩若直敘新昏之樂則光景易盡惟將舊者一點意味無窮此眞結局妙境有鏡花水月形容不出的模樣若復以我征聿至時情景述之則索然矣

破斧

三章一意東山之詩公能体士之情破斧之詩士然得公之心上二句行役之勞破斧缺斨只裝點一勞字不必泥說下原公征伐不得已之志是時四國人

心惑於流言習爲不正化爲反側濵爲携貳者多矣東征乃所以皇之吪之遒之也即此便是哀我人處無兩𤕤匡之歸正則天下人心復定豈不是大化于善則四海之人皆不爲凶人所煽豈不是嘉苹濵合離則皆蒙公之恵豈不是休

朱子初説云管蔡流言以謗公公之東征不知者以爲公以是救其身耳故詩發明其心如此

伐柯

首章望見之難次章得見之易正意宜含蓄不露東

人之喜。亦秉彝好德之良。但只望見則以爲幸。至于居東。非公之幸。非天下之幸。彼固有所不及計也。

首章比意不重斧與媒。重不克不得上至于柯。有則則斧亦無所事。求遘之子。則媒亦無所待矣。

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合升于鼎俎。曰同牢而食。竹豆曰籩。木豆曰豆。瓦豆曰登。

九罭

此詩作于將歸之時。首章敘得見之喜。下三章切願留之情。皆一時事。

設九罭之網始得鱒魴與巳何幸得見袞衣九章之
服

鴻之遵渚遵陸亦偶飛至此與公信宿之意

末章只寫東人愛留之意至于公之當歸彼亦不及
計也彼各自言其私情如此更不必說向公義一邊
無以無使一氣登說方見其卷卷不忍舍之意

狼跋

詩美公之處變而不失其常度令名由其心事光明
俊偉故著之儀而儀如故問之人而人無間耳

狼跋于形故進退皆病公周于德故無往不宜
公孫碩膚以此語替出疑謗話頭諱詞也如昭公出奔春秋書公孫于齊之謂說者輙云三監之謗非三監之爲也乃公自遜其大美耳如此便巳說明何諱之有詩人頌公聖德處不在孫碩膚上而在赤舃几几德音不瑕上凡人遇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屨喜者或至于折屐詩人以赤舃几几見周公之聖亦善觀至德矣聖人不貴名然必事青天白日天下萬世無有不得而知之者故不瑕

文王三分有二周公負扆臨朝俱是亢龍有悔故文王孫于羑里周公孫于東山後世奸雄只緣地位相逼騎虎不下以有簒弑之禍乃知非聖人不能孫也

几人所馮以爲安故曰几几

詩經偶箋卷之五終

詩經偶箋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小雅

譜曰大雅小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小雅自鹿鳴至菁莪為正雅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以後皆謂之變雅

朱子曰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

詩大序曰雅者正也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蓋謂宴享嘉賓親睦九族事非

隆重故曰小雅然黍苗崧高皆詠召伯之營謝鴻鴈
雲漢皆詠宣王之中興而一入小雅一入大雅豈以
其體有辨耶其故難言之矣
詩緝曰二雅之别先儒皆未有至當之論精謂雅之
大小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葢優柔委曲意在言外者
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
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
雅正經存者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簡其首篇多寄興
之辭次章以下則申複詠之以寓不盡之意葢兼有

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舂容大篇詞旨正大氣象開闊不雜與國風曼然不同而比之小雅亦自不同矣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有風體不得爲大雅也呦呦鹿鳴文王在上則大小雅之氣象自見矣

鹿鳴

舊說因示我周行一語遂謂重乞言即嘉賓式燕以敖以燕樂嘉賓之心亦謂樂之正所以乞之也玩詩旨不然古人燕享本以洽上下之情耳雖賡誦史諫

士傳民語無一日忘乞言而禮義所重則在此此不在彼耳平平看此詩首章先言燕禮而望賓以忠告次章先言賓之可法而後及燕會末章只備述巳之所以樂賓語意參差互相關照人之好我二句與式燕以敖以燕樂嘉賓之心一例看皆是自道其設燕之意如此歸重乞言似認客作主了

燕在寢饗在廟饗者烹太牢以飲賓禮之大者獻數如其命數

鹿得苹鳴而相呼以與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

以成禮鼓瑟三句分言之則禮樂總言之則皆禮也
瑟堂上之樂有聲有詞笙堂下之樂有聲無詞鼓簧
帶吹笙內人之好我不即指燕賓說言嘉賓素有忠
愛之心而情適於燕樂之時庶幾志意舒展言語得
盡若君以燕享結其臣之歡心則非所以為君臣因
君之燕享而后輸好我之忱亦非所以為臣矣周行
有非徧伯小道之意旣曰周行切莫預擬題目
德音三句大略言嘉賓之賢如此非謂其先有所教
示也視字二是字俱重君子身上說不重不恌與則

傚之者敎是燕飲時和順從容之意假此以遊衍其心以字可味　末章尚說教示朱傳未是

四牡

通詩皆以明君聖主之言狀忠臣孝子之志人子思親懷歸羈旅必至之情王者一一從其意中道出然豈不懷歸各以王事靡盬貫之又見輶軒四馳畢竟不以私情緩其公義恤私者聖主之恩急公者藎臣之義兩得之矣

我心傷悲中已含思親意在不遑啓處見其啓處且

不寧況敢歸也王事靡盬倶屬好意思非懐怨恨如北山之例盬亦盬也煮海為盬煮池為鹽鹽苦而易敗故以不堅固訓之

物猶得所止子乃缺乎養𦒿騅之興義也然謂𦒿騅之不如則幾於慰矣詩人未有此意

將毋來諗言毋則父可知詩中只欲以此上告使九重深杳亦知四牡在道有此失養之子已耳非以為鳥之情乞桑梓之蔭也

皇華

古云使臣如今之大行也御命而往兼采風俗歸報
天子非如今之持斧巡方者也
皇華之生無地不有與使臣之心無時不然每懷者
常常有此念提起便來也
首章述使臣之心下四章四平看諏謀度詢正以有
靡及之心而然耳走馬曰馳策馬曰驅諏謀度詢四
字雖無大別亦不得不異諏有聚議之意謀有計畫
之意度有斟量之意詢有究問之意左傳忠信爲周
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咨事之難易爲謀咨禮義

所宜爲度親戚之謀爲詢

常棣

通詩以莫如兄弟一句作主後面懇惻淋漓可泣可涕可歌可舞總發明此句之義尋常文氣順衍自應由安樂而患難由患難而死喪此却就危亡說向安樂邊去大都世人兄弟相怨一方只是怨望他人刻（是）責兄弟一有危難便首望（真極）兄弟救援兄弟即百計周旋尚謂是骨（真極）肉分義當然至於安平無事杯酒綢繆妻孥團聚而手足之念漠然矣此詩刻畫世故嶢削

人情先從死喪患難極摹他人不如兄弟所在又說他閱墻之后不廢懿親處真令鐵石人意亦感動乃以喪亂既平節承上接下作一緊子點出世上人顛倒迷妄便急急喚醒飲酒不可以無兄弟妻子不可以無兄弟俱就良心深隱至性關切打動人心故末以是究是圖接之凡人疎於兄弟皆緣不思之故乎字提醒世人文字極警策處不可艸艸看過究圖不下於患難之日而下於安寧之日者患難則天理易明安寧則人情易蔽故也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語籠葢通章姑言兄弟之常而詞氣抑揚間已有感慨不盡之意　常棣一章輒生二蕚兩兩相麗故稱韡韡亦取兄弟同生之意跗花足也古文不字作不故不爲花跗楊用脩解華不注山亦云不謂花蒂也言山孤秀如花跗之注朱傳只解作何不似未安

死喪巳是變故而原隰之求又就死喪中舉其甚者言之死喪下一威字何等慘惡兄弟下一懷字何等纏綿他人見威則避兄弟見威愈懷兩矣字亦見至

情所迫兄弟不得不爾

脊令飛則悲鳴行則首尾皆動亦有手足相救護之意急難舊只作患難至相救意却於朋友永歎中照出看來急字便是相救意春秋急病讓夷戰國策以公子高義能急人之困

鬩墻是兄弟極惡境界一遇外侮眞心便不覺發見此即是大舜不宿怨不藏怒境盻然極狠極戾之人亦有之作詩至此章法神品　永嘆無戎亦不須說壞朋友亦不是感嘆世人交誼朋友道理自有朋友

時勢。如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亦是一證。況此詩語意原只形容他人莫如兄弟耳。世豈無捐軀赴朋友之難。如嬰杵侯嬴諸君子者。大凡道理甚圓。讀書者直須看其意思所在。此難爲呆人道也。

喪亂二句因上死喪等況。論其理寔不粘上說喪亂平即是安寧。亦無兩層意。雖有字可味。有之而若無也。

既具即莫遠具邇之義。既翕即式相好矣之義。二章揣摩人情。激發天性。極眞極切。假如室家會和。妻孥

嬿婉豈不是樂然或一二同生睽違異域相怨一方忽然念及不覺悽然此不獨友愛人有之此時雖云歡笑終屬強顏何孺之有忡忡惙惙既遣還來何湛之有然以籩豆妻子為言者飲食之間衽席之上兄弟嫌隙往從此開故詩人又於此發他至性 孺字字法嬰兒之愛意思最眞

是究是圖二句問辭也須云試以宜室家樂妻孥之理究而圖之信室家之宜兄弟宜之否乎妻孥之樂兄弟樂之否乎乃見提醒人意註說無味

伐木

首章與人之不可以不求友下詳求友之事周家明良道合太和俱從尊俎間流出須得他一段綢繆繾綣之意

首章以鳥之求友形人之求友却又以伐木與鳥嚶作興是其文字極波瀾處丁丁者聲相應也嚶嚶者氣相求也出谷遷喬亦有向於高明意人欲高明舍朋友何賴求字中有脫略名分全在道德意氣中彼此綢繆意在和者天下泰和也平者方隅砥平也終

者萬年如一日也

伐木無不盡其力與篤友無不盡其情微我二句語意最難斡旋若說來似富翁召客意到而止只似免咎塞責語頭何啻千里下民之失德亦然大都朋友之隙常生於遞相責望故此詩之意但欲盡其在我者而不問彼之於我何如寧適之寧猶就使之意若以寧可之寧解之則于人之來不來不甚致意非所以爲厚矣有云寧適有故而不來乎亡其弗顧我也亡其我之有咎以致之也疑而自反亦自纏綿有味

伐木必於所生之地興飲酒必於所親之人民之失德俤儆弦云此比方之詞猶云百姓家只黎羹藿食不以分人便至有失況在王者其可自處以薄乎只引起下意非有所懲創而然然羊斟不予而華元囚黿羹不及而靈公弒自是而後徃亦有以此致大故者矣有酒而下雖就兄弟說意自總見連用五我字詞氣宛篤諄切事求其在我所謂先施之也正與微我有咎我字相應鼓舞即燕飲中事不得以禮樂分言迨我暇矣二矣字直是汲汲皇皇無時不在心上

稍有餘閑即謀尊酒相聚何等殷勤何等周至

毛氏曰天子八簋劉氏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之數也或曰酒一宿曰酤非沽買之謂

天保

天保下報上也鹿鳴而下五詩恩澤周普慈惠淪浹臣乃歌天保以答之首三章言天之福君而因以阜岡陵川方至騐之後三章言神之福君而因以月南山松栢騐之語意重復全無倫序不過其愛君誦君祝君之意蓬勃胷懐不啻口出意無可深求詞

無可拘泥善說詩者自得之三章與六章亦自爲一章之意若拘定上文諸福爲引喻之端亦拘儒之見也

天保二句未便是福致福之由也命不於常故曰保汝位惟危故曰定俾爾字重看此政天之保定處福有厚必有薄有益必有損此盛衰相倚之理令無時不受福故盡厚無事不受福故多益各下句即足上句極其形容之詞除乃除外之除非除去之除字法妙品

戩穀罄宜俱是福上說戩穀即罄宜亦一正一反下句倒足上句與單厚多福一例在人爲福在天爲祿受者我受於天降者天降於我百祿以多言暇福以久言總是反覆申重之語維日不足是福多而日少之意若作日日予之不以爲足便是呆話

莫不興昌隆盛大之象也山阜岡陵狀其福之高大岡爲山之高者陵爲阜之大者川之方至狀其福之盛長莫不增有總承者有單承川者並存之

吉蠲四句作末二句神福緣起與他處言祭祀者不

同吉日謝日擇丁兄之柔日也擇士先朝射於澤宮卜與祭之士也蠲曰齊戒七戒而三齊也滌濯濯祭器而除宗廟也饎酒食之屬也禴祠烝嘗爾雅注祠之言食也礿新果可礿也嘗嘗新穀也烝進品物也人君以天下爲福日用飲食民俗淳也徧爲爾德民德厚也看來還一串意閭巷小民機智横生壞法亂紀奇衺種種俱由此作日用飲食此便是無懷葛天之俗太和在宇宙矣徧爲爾德民無德民之德皆君之德亦非象君德之謂也

末章總祝願無巳之詞故旣欲其如日月之方進又欲其如南山之長久又欲其松栢之代新舊以一方言崩以全体言或者舊新相繼不見其長有時而新故曰或字妙法品

采薇

五章歷敘出戍時事末章預道歸戍時事公義私情各章俱有不必分黏此王者代言恤其私亦是告以義即重私情邊亦不妨但不得語近怨憤便失盛世君民奔走徃役之意

靡室靡家四句述其征戍之由也傳中非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最得旨

薇自作而柔而剛特詩人立言之序其定只一時事載渴載饑靡使歸聘不遑啓處種種點出俱是王者善体人情處戍事未畢即是未定有以在道府未底戍所言者未是憂心孔疚以憤激國難戍敗未可遂知故也我行不來蓋忽爾奮揚自誓之詞須說來義勇百倍要知新息纍屍馬革之言千古而下誦之生氣原非衰颯語也

彼爾二章極道其車馬軍容曰三捷勉之以克敵之勇曰日戒教之以敬戒之志舊説皆以戰守分全屬夢話一月三捷原非寔事此不過遣役戍邊而已夫夫氣吞胡虜常有北空老上王庭直搗黃龍府與諸君痛飲之意然善兵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處女脫兎用本相須日戒正是其不敢定居而期三捷處是安得以三捷爲戰日戒爲守二章四牡凡三見不過錯舉成文元不必拘君子小人亦不得以將帥平說特因車而兼及君子耳依者安行之意腓〻進而御

伍賴其捍蔽退而營壘藉爲歸宿也末章預道歸途景況昔見楊柳景則和而心則慘今見雨雪心雖樂而景復悲總見其往來俱有關情至處莫知我哀莫知歸時復有此道路之苦也王者自曰莫知其知之也不亦深乎　玁狁北狄即夏之渠搜商之熏鬻漢之匈奴在周則爲玁狁　路君車之名禮天子諸侯之車方得稱路采薇將帥當駕戎車以出亦稱路者必將帥之命數如諸侯也

出車

此詩前三章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如春風之和然自受命以至還歸其事有序一二章遣將時事三章至朔方時事四章道路之苦方歸時事五章室家之思未至時事六章凱旋之樂方至時事詩中說王命便十分鄭重說敵愾便十分震揚末三章則以景物點綴情事憂喜之致宛然言下觀於黍稷雨雪而道路之風物可想觀於草蟲阜螽而閨閣之憂思可想觀于春日中人禽草木而歸來之精采可想不獨盛世之風柳亦詞壇鼓吹矣

閫以外將軍制之故一則曰我出我車再則曰我出我車將受命于君故一則曰自天子所再則曰天子命我然自天子所與天子命我不同此在郊而自述出師之由彼是至朔方而對士卒甲簡命之重此欲其急於行彼欲其嚴于守也

旐以制後旟以統前旄則旟旐皆有之上三句言設旐建旄而下曰彼旟旐斯互文也憂心悄悄只是臨事而懼亦非有鋒鏑死亡之憂僕夫况瘁還是將帥有以感之仍重帥上金仁山曰出師以喪禮處之士

涕泣益必死也惟必死所以勝之
首二句輕只以往字承上接下往城於方是城守非築城之謂天子命我二句是訓厲士卒語詞旨鄭重足令三軍聞者有枕戈躍馬之思赫赫于襄則其威靈氣熖果足以惠徼王命不假攻戰而奏凊野之功矣
豈不懐歸二句是追述往日情事如此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故曰簡書
薄伐西戎只是擬議之詞室家居千里之外思維猜

度無所不至此正是詩家妙筆若作實說呆絕癡絕
末章方說室家懷遠萬想千思南仲忽然而歸光景
如夢此等處眞詩中有畫春日四句敘綴淸艷色色
動人以春日爲主執訊獲醜有謂於襄而歸不當有
訊可執醜可獲者詩多鋪張揚厲之語正不須字字
求眞今人作詩亦往往如此於襄自城守言是在朔
方不敢憑陵於夷自凱還言便有幾世平定意
鳥隼曰旟前朱雀也龜龍曰旐後玄武也下章交龍
曰旂左青龍也但熊虎曰旗當爲右白虎經文偶略

之耳周禮司常曰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旟

杕杜

此詩勞還役𨚫不言征士凱旋之樂只言思婦望遠之懷正是王者深悉人情處然其語亦自有序杕杜睆寔冬戍畢之將也故曰征夫遑止杕杜葉生春畢戍之後也故曰征夫歸止杞生則春已暮矣憂父母則不獨女心之悲矣征夫不遠則已知其歸而在道矣車敝馬羸總是閨中忖度至情而多爲恤備極思

境所苞者廣大全以爲疾病飢渴死亡之憂何嘗不是但并此不說却有無限淒楚且卜且筮正是多恤中彷皇輾轉事所必至曰不遠猶是疑詞曰邇止則決矣三四章將歸而望望極而疑信倏忽皆意中往來之情頃刻間事也

凡大事則先筮而后卜小事則筮龜不相襲今曰偕止情之亟也卜有兆辭筮有占辭皆曰繇

魚麗

通詩六章總極稱燕禮之盛而反覆詳委以道之後

三章亦咏難前三章頂上旨多有三字無兩層意凡燕之盛者只是多而旨旨而多盡之首三章有亦多之屬也後三章曰嘉曰時皆旨之屬也曰偕曰有亦多之屬也或謂前三章酒之盛後三章物之備何解興意以鱨鯊起旨多取二者兼備之義以薄取魚者曰罶曲薄周匝後世魚麗之陣取象於此

一曰鱨魚黃魴魚青鱧魚玄鰋魚白鯉魚赤則五色之魚俱備又曰鱨鯊之美不若魴鱧魴鱧之美不若鰋鯉故其序如此

嘉魚

此詩無大意致有嘉魚則必罩之汕之有酒則必嘉賓樂之衎之樛木則甘瓠纍之有情義綢繆之意故曰綏綏鵻而烝然來之有往來頻復之狀故曰又此興意也　罩一名籗捕魚籠也罩罩不一罩之詞也汕令之撩罟以薄汕魚者也陸農師曰魚欲逸則罩之使入魚欲伏則汕之使出求賢之道如此而已

南山有臺

通章美德祝壽各開說樂只不重不過就筵凡見之

爲稱願之端耳之基之光等俱見成說非足以爲基之謂保身體之康寧也艾天和之順養也後指後日言所謂無有後艱也

蓼蕭

通詩或就燕飲時言或就在國時言或就來朝時言俱以既見君子貫之譽處之好能光之德豈弟之美兄弟之宜鞗革和鸞之飾皆于其既見而得之者也大抵君尊而臣卑則堂簾隔君弱而臣強則冠屨淆當時天子下交與歡笑語接之諸侯服事小心鞗革

和鸞象之眞宛然盛世泰交景象即宜兄宜弟之誦諸侯内亂不戢每由兄弟嫡庶間箕豆相煎釀成厲階詩未必無深意在葢雖鋪張而未嘗無節制之意即稱頌而未嘗無勸戒之旨看後諸侯不朝天子下席齊晉宋鄭之間紛紛爭立春秋且不勝書乃知詩人言外之意矣

蕭香物之微者故以喻諸侯露天所以潤萬物故以喻王者恩澤天子稱其美曰譽諸侯適其情曰處

龍光便是德勿說德足以爲龍爲光龍光之德人暫

而一致便是不爽豈弟形於在燕由燕而度其在國之宜兄弟宜兄弟便是令德德不爽則壽考不忘見德之必不可爽也宜兄弟則壽豈見兄弟之不可不宜也

冲冲雝雝俱是德處萬福即首章譽處而寬言之

湛露

禮有饗有燕燕于寢享于廟燕必升殺于俎與之共飲以示慈惠與享禮不同蓼蕭湛露燕詩也彤弓享詩也通詩以君燕臣爲主首二章必盡燕飲之懽後

二章更就其德儀美之舊說以君盡情臣盡禮分說
未是
興意首章以匪字與不字應次章兩在字應後二章
湛湛之露杞有之棘亦有之離離之實桐有之椅亦
有之與莫不字應蘇子由曰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
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艸言
之將言其醉而不能亂故以杞棘言之亦有味　顯
允豈弟只呼起語不重
毛氏曰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

陳祥道曰昭穆以序之所以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

考訓成鄭氏曰讓則不成不許其讓故曰成也